

十三經註

口本12
479
52



13
21
52

12

東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二

襄十三年
盡十五年

註

晉 杜 預

經十有二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郟

郟音

郟小國也在城亢父縣有郟亭傳例曰書

取言易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

春秋左傳卷三十二 襄公 一 信石樓

春秋

冬城防

利己權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書勳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

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

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六

部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志力各異師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易謂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師言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

春秋左傳卷三十二 襄公 二 信古樓

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弗地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荀營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

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長丁丈反汰音泰治直吏反馮皮冰反

蒐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

以與眾共伯游荀偃曰昔臣佐智伯以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句佐之句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于是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句位如故韓起辭以趙武將上軍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厲厲辭卒使趙武是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位如故厲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以將佐皆遷禮

謂得慎舉之禮刑法也書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君子尚能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加陵也君子在位者馮亦陵也目稱其能為伐爭善爭自善也傳言晉之

所以興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及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

春秋

稱古

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窀張倫反

夕多福謂為君鄂在成十六年弘大也窀厚也夕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從先君於禰廟謂從先君代為禰廟為靈若厲欲受惡諡以歸先君也亂而

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請諡之共傳言

子囊之善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易以鼓反覆扶又反

子庚楚司馬養叔養由基也戒備也覆伏

春秋左傳卷三十二 襄公 六 晉書

兵庸蒲楚地吳為不弔謂不用天道相弔
恤詩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
會向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
畢農事禮也

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閒為時

鄭良霄大宰石奭猶在楚石奭言於子囊曰
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

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
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
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
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良霄石奭猶在楚以十一年楚人執之至
今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
巡守征行祥習則行五年習卜皆同吉乃
巡狩不習謂卜不吉楚實不競不能修德

與晉競一卿謂良霄睦而疾楚以固晉言
位不偏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
而廢其使謂鄭使良霄意欲行而見執於
楚鄭又遂堅事晉今使歸是鄭廢本見使
之意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
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
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
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
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
會吳向鄭地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無傳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

己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

莒人侵我東鄙

無傳報入鄆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蕞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

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

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

春秋

和古樓

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
 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
 與於會亦無費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
 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
 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被晉
皮反苦式占反噪戶羔反犄居綺
反踣蒲北反過他歷反曹莫贈反
 吳告敗于晉以前年為楚所敗為吳謀楚
 謀為吳伐楚數吳之不德以吳伐楚喪故

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務婁在
 會執之不書非卿通楚使謂宮貳於楚故
 比年伐魯駒支戎子名數諸朝行之所在
 亦設朝位姜戎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為
 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蓋苦之別名蒙冒
 也腆厚也中分為剖職主也詰朝明旦不
 使復得與會事蠲明也四嶽堯時方伯姜
 姓也裔遠也胄後也翦削也不侵不叛謂

春秋左傳卷三十二 襄公 十一 晉古樓

不內侵亦不外叛秦伐鄭與鄭盟在僖三十
 年殺之師在僖三十三年亢猶當也倚
 謂倚其足也踣僵也百役相繼言給晉役
 不曠時猶殺志謂意常如殺無有二也曹
 悶也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
 言辭謝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為晉
 屬不得特達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
 經所以並書一卿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
 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
 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
 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
 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
 而耕乃舍之奸音干

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
 月既葬而除喪札諸樊少弟曹君公子負

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君義嗣以諸樊適子故曰義嗣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矯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

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矯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窳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今實過

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廩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

春秋左傳卷三十二 襄公十四 晉書

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驥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竟音境 械位偏

反遺 去聲

春秋左傳卷三十二 襄公十四 晉書

櫟役在十一年使六卿帥師言經所以不稱晉侯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見師而勸之濟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師人多死飲毒水故域林秦地不獲成秦不服也塞并夷竈示不反唯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也馬首欲東厲惡偃自專

故棄之歸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夫子謂荀偃從帥以待夫子以從命爲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爲佐故曰吾帥多遺秦禽以軍帥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遷延却退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爲戎右鞅士甸子士鞅奔秦以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惰謂臨事惰慢不修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括不書

於向亦情也攝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
涇也盈厲之子武子樂書厲之父也召公
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
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厲之怨章為傳二

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
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
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

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
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
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
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
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
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
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

春秋

卷三十二

皮與孫子盟于邱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
 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
 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
 執之肝古日反射音石圍音又嬖必計反籩
 其居反覆芳服反瑗于眷反蟻居表反
 戒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服而朝謂服朝
 服待命於朝肝晏也二子從之從公於囿
 也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

鄆音

戚孫文子邑孫蒯孫文子之子巧言詩小
 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
 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
 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太師辭以
 為不可師曹樂人誨教也誦之恐孫蒯不
 解故弗先必死謂欲先公作亂帑子也伯
 玉蘧瑗奸猶犯也雖奸庸知愈言逐君更
 立未知當差否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二

襄公

十七

晉書

竟子蟠子伯子皮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
 故盟之邱宮近戚地子展衛獻公弟鄆衛
 地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阿澤濟北東
 阿縣西南有大澤鄆人執之以公徒因敗
 散還故為公執之

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
 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
 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佗

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投公轡

而射之貫臂

佗徒何反射音石下除
 禮射皆同鞬其俱反

二子佗與差為孫氏逐公御公為公御也
 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鞬車輓卷者子
 為師我則遠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
 差俱退悔而獨還射丁貫臂貫佗臂

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
 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

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安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鮮平

聲

子鮮公母弟告無罪謂告宗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有冢卿而蔑之謂不釋皮冠之比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

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

春秋

卷二十二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厚本或作邱語魚據反守手又反鱗

音專

越遠也瘠厚成叔名執事衛諸大夫弔恤

也敏達也大叔儀衛大夫重恤謂愍其不

達也重拜大貺謂謝重恤之賜守謂守於

國

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

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

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

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

邾音來從才用反說音悅剽匹

反妙

邾齊所滅邾國以邾糧歸言其貪穀衛大

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余不悅初言初

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狐裘羔袖言一身

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

剽穆公孫聽命於諸侯謂聽盟會之命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二

襄公

二十

晉五

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人得乎

反

音魚變反輓音晚推他回

武仲不書未為卿與之言道謂言順道理

衛君必入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懿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音智

舍音知

成國大國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二

襄公

三

晉古樓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

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春

稽古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適在由反從子用反本或

縱作

師曠晉樂大師子野貳卿佐側室支子之官貳宗宗子之副貳者賞謂宣揚匡正也救救其難也革更也補察謂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盲者為詩以風刺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

一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夏書逸書適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狗于路求歌謠之言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執藝以諫所謂獻藝於是有之有適人狗路之事肆放也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

春火左傳

卷三十二

襄公

三

稽古

春秋

稽古樓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庸浦之役在前年殿後軍皋舟吳險阨之道吳獲楚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

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哉無廢朕命

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諡舉其終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繫發聲環齊靈公名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問衛故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苟偃衛有君謂剽已立因重而撫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湯左相待時待其昏亂之時乃伐

之謀定衛定立剽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行去聲

遺言城郟楚徙都郟未有城郭公子變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不忘增名謂前年諡君為共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于忠信即為萬民所瞻望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郟

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

秋八月丁巳罔有食之

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

春秋左傳卷三十二 襄公 二十 嘗古樓

必有誤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四同盟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
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
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

之盟尤責過也傳言獻于友于兄且不隱

其實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

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

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

春秋左傳卷三十二 襄公 二十七 晉左傳

春秋

和古

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
 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
 連尹養由基為宮殿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
 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
 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
 謂周行也罷音皮馮皮冰反
 午為令尹代子囊子馮叔敖從子屈到屈

蕩子追舒莊王子子南民無覲心謂無覲
 覲以求幸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
 也詩人嗟嘆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
 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各居其列言
 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
 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天子所居
 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
 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二

襄公

二十

嘗云

言侯男畧舉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

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茂扶廢反女音汝易以豉反

尉尹之亂在十年納賂于宋以子西伯有

子產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馬四十

乘百六十匹師伐師慧皆樂師也茂慧其

名公孫黑子哲逸之謂賢而放之託諸武

子子罕以司臣託季氏三人者女父尉翩

司齊私小便其相相師者千乘相謂子產

水火左傳卷三十二 襄公 元 晉子

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固請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不畏霸主故敢伐魯郭郭也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邾人伐我亦貳於晉故晉將為會討邾莒

以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悼

公卒不克會為明年會溴梁傳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

春秋

和古

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玉人能治玉者懷璧不可越鄉言必爲盜所害請死請免死攻治也富謂賣玉得富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三十三

襄十六年 盡十八年

晉 杜 預 註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

南至温入河

春秋左傳卷第三十三 襄公 一 晉書

春秋

和古

戊寅大夫盟

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

齊侯伐我北鄙

無傳齊貳晉故

夏公至自會

無傳

五月甲子地震

無傳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三

襄公

二

晉書

春秋

和古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郕音成

大雩

無傳書過

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邱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

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戍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所吏反
肸許乙反乘繩證反警居領反犁力私反比音毗使

平公悼公子彪肸叔向也為傅代士渥濁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襄公 三

君臣張老子爲中軍司馬代其父祁奚去
中軍尉爲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韓襄
無忌子也虞邱書爲乘馬御代程鄭改服
旣葬改喪服修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
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旣葬卒哭作主烝
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
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順
河東行故曰下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犁

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
年邾人伐魯晉將爲魯討之悼公卒不克
會故平公終其事通齊楚之使謂邾莒在
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
大夫盟下旣盟而後告歌詩必類歌古詩
當使各從義類高厚之詩不類以齊有二
心故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知小
國必當有從者盟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

傳舉小邾以包之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

遷

湛丈林反
阪音反

請遷于晉許欲叛楚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伯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從公謂從公歸書會鄭伯為夷故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

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棫
 林函氏皆許地荀偃欒黶伐楚晉師獨進
 揚梁役在十二年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
 北有湛水東入汝晉師遂侵方城不書不
 告復伐許以許未遷故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

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速亦作漱

陘音刑

郕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孺子孟獻子之

子莊子速也微要也海陘魯隘道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
 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
 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
 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

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

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此必利反
閒音閑

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禘祀三年喪畢

之言祭民之未息以新伐許及楚庶幾謂

庶幾晉來救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

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

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

止居使魯及此及此憂也鴻鴈詩小雅卒

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嗒嗒唯此哲人謂我

劬勞言魯憂困嗒嗒然若鴻鴈之失所大

曰鴻小曰鴈鳩集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無傳宣公也四同盟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買石稷子

春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稽古樓

弁縣東南有桃虛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無傳書過

宋華臣出奔陳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一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朝如字凡人名字皆放此印五郎反

司徒印陳大夫卑宋不設備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邱毀其瓶重邱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邱曹人愬于晉飲去聲重平聲詢呼豆反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三

襄公

八

晉書

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重邱
曹邑詢罵也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
伐曹取重邱孫蒯不書非卿曹愬于晉為
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
于旅松邾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
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

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
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
其傷而死杙音弋抉
烏穴反

齊未得志于我以前年圍邾辟孟孺子防
臧紇邑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
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邾叔紇叔梁紇
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
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

師去之失臧紇故堅臧紇之族曰無死使無自殺君賜不終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風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

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瘳狗瘳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比音毗鉞音皮反騁勅領反瘳居世反

臣閱之弟皋比閱之子弱侵易之盧門宋

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幽其妻幽吳妻也
畀與也過門必騁惡之也懼而奔陳華臣
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
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
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
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
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為一臺而

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

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黔音琴

扶恥乙反
祝之又反

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
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
澤門邑中之黔子罕黑色而居邑中扑杖
也闔謂門戶閉塞役事也宋有詛祝為禍
之本傳善子罕分謗

春秋

稽古

齊晏桓子卒晏嬰羸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
鬻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
曰唯卿為大夫菅古顏反鬻之六反枕去聲

桓子晏嬰父也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羸
三升布苴麻之有子者取甚麓也杖竹杖
菅屨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
士喪禮畧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古亦非
喪服正文老曰非大夫之禮以時之所行

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
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唯卿為大夫
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畧答家
老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

春秋

釋古

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

留為曹故也

長丁
文反

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

父在位蒯非卿前年衛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襄公 十三 晉

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
 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
 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
 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
 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
 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
 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
 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

濟

奉音捧穀音角先
後並去聲沈音鳩

厲公獻子所弑者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
 縣南皋巫名也夢并見之與之言同巫亦
 夢見獻子與厲公訟有事東方可以逞巫
 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雙玉曰
 穀環齊靈公名負依也神主民也謂數伐
 魯殘民人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
 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官臣守官之臣

偃獻子名羞恥也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人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

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邗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

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
 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
 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
 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
 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
 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
 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晉
 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

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
 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
 孟莊子斬其楸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
 郭南郭劉難士弱卒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
 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
 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
 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

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

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天子抽劍斷

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陳去聲脰音

難乃多反還音旋數所主反扣音口輕去聲

汶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平陰城在

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

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莫如守險

謂防門不足為險析文子齊大夫子家弗

能久謂不能久敵晉巫山在盧縣東北斥

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眾也偽以衣服

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以揚塵也

脫不張旗幟鳥鳥之聲樂鳥鳥得空營故

樂也邗伯晉大夫邗侯也中行伯獻子班

馬之聲以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塞

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殿為齊辱以奄人

毀師故以為辱衛殺馬以塞道恨二子故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襄公 十七 晉子妻

塞其道欲使晉得之脰頸也取其衷謂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如曰言必不殺女明如曰自後縛之反縛之也右州綽之右衿甲不解甲險固城守者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以下軍克邾欒厲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邾山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菽也雍門齊城門殺犬示閒暇莊子孺子速也楸木名劉難士弱二子晉大夫揚門

春秋

釋古

齊西門東閭齊東門枚馬槌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郵棠齊邑大子光也棠齊大夫畧言欲畧行其地無久攻意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三

襄公

十六

齊五

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

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

春秋

利古

曰在其君之德也

去起呂反使者之使去聲
旃之然反費扶味反雍於

反用

去諸大夫欲專權也子庚楚令尹公子午
死不從禮謂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能
從先君之禮師徒不出謂己未嘗統師自
出嘗試其難易也汾襄城縣東北有汾邱
城子張公孫黑肱二子子展子西完守入
保謂完城郭內保守魚陵魚齒山也在南

陽犢縣北鄭地城上棘謂將涉頽故於水
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
陽成皋縣東入汴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
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梅山在滎陽
密縣東北信再宿也魚齒山之下有澠水
故言涉歌者吹律以詠八風音微故曰不
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
天道在西北以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三

襄公

三

襄公

多在西北不時謂觸歲月在君之筮言天
時地利不如人和

春秋左傳註卷第三十三終

春秋左傳註卷之三十四

襄十九年盡二十一年

晉 杜 預 註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晉人執邾子

稱人以執惡及民也

公至自伐齊

無傳

春秋
取邾田自濽水

郭音

稽古

取邾田以濽水為界也濽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

無傳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無傳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無傳

春秋左傳

卷三十四

襄公

二

晉書

春秋
城西郭

魯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城武城

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

疆我田取邾田自鄆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日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舍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

春秋左傳

卷三十四

襄公

三

晉古樓

春秋

和古樓

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
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痺丁但反疽七徐反瘍音羊著張慮
反雍於用反含戶暗反瞑亡丁反

督揚即祝柯也伐魯在十七年疆我田正
邾魯之界也泗水名自澗水歸于我邾田
在澗水北今更以澗為界故曰取邾田公
享六卿以六卿過魯皆受命服如鞶戰還
之賜唯無先輅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

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
于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
璧馬為鼎之先痺疽惡創士匄中軍佐故
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視不可含謂
目開口噤敢不如事主大夫稱主懷子樂
盈嗣續也吾淺之為丈夫自恨以私待人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并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 襄公 四 晉欒魴

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

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常膏古報反

拜師謝討齊也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六月

春秋
稽古樓
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
出征以匡王國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
因以爲名天子令德言天子銘德不銘功
諸侯言時計功謂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
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稱伐則下等
以從大夫故借人借晉力也彛常也謂鐘
鼎爲宗廟之常器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爲
幸昭所獲以怒之爲城西郭武城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鬻聲姬生
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
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
不可廢常不祥聞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
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
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
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
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

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

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

於句瀆之邱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廢子公反嬖必計反屬之祝反
行直呂反句古侯反瀆音豆

兄子曰姪顏廢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懿

聲皆諡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屬

謂託之請為太子齊侯許之廢常廢立嫡

之常難謂事難成也列子請侯謂列諸侯

之會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東大

子光廢而徙之東鄙光殺戎子終言之無

刑無黜刑之刑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

者猶不暴尸五月壬辰靈公卒經書七月

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太子光也以夙

沙衛易已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

縣西北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晉左傳

卷二十四

襄公

七

晉書

聞喪而還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公孫蠆卒於此年四月伐秦在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灑藍齊地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

文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襄公八年晉古樓

春秋

和古

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
 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
 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
 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
 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
 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守手又反
亞於嫁反
 專謂專權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
 宮子孔知而不言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

楚師至純門守以自守也書曰鄭殺其大
 夫亦以國討為文子然子革父宋子圭媯
 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亞次也鄭僖
 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司徒
 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
 同心故二子井及難子革即鄭丹子展當
 國以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 襄公 九 齊侯圍之見

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
 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
 緝納師醢衛于軍號平聲傅音附食音嗣僕力侯反緝直偽反醢音海
 慶封圍高唐夙沙衛以叛故圍之號之乃
 下衛下與齊侯語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
 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
 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夜緝納師因其會
 食殖綽工僕會二子齊大夫

城西郭懼齊也

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於柯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
 承命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
 城

大隧地闕穆叔會宣子於柯齊晉平魯懼

齊故為柯會以自固載馳四章曰控于大

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
救助肸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
故許救魯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廢其

大必不有其宗共音恭廢求月反

石共子石買悼子買之子石惡廢猶拔也
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

于向

向莒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市然反

澶淵在頓邱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

戚田

秋公至自會

春秋

無傳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莊公子

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母弟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稱弟明無罪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

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
督揚之盟故也

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

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左傳

卷三十四

襄公

十三

晉五

春秋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稽古樓

齊與晉平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伐邾以報

既盟而又伐之非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以蔡之晉欲背楚也履出奔與兄同謀故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

春秋左傳

卷二十四

襄公

十三

宣公

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呼去聲

二慶陳卿畏黃之偏恐黃偏奪其政同謀謂同欲之晉討謂討責陳黃奔楚欲自理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宣十七年文侯卒使蔡無常謂徵發無準言不與民同欲罪其違眾黃出奔稱弟罪陳侯及二慶五年不滅無天為

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褚張呂反棣大計反麗力馳反

向戌聘在十五年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
 入國受享禮賦常棣武子賦也七章以卒
 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
 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
 如兄弟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
 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南山有臺詩小雅
 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
 子奉使能為國光輝武子去所辟席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君人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
 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
 惠子遂卒

悼子甯喜掩謂掩惡名餒餓也悼子許諾
 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春秋

卷三十四

襄公

十六

稽古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夏公至自晉

無傳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無傳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于商任任音壬

商任地闕

春秋左傳

卷三十四

襄公

十六

稽古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 襄公十七 晉古樓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謝十八年伐齊之師鄒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

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卑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

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
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
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
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
書重地也

從才用反詰起吉反早在
早反洒西禮反度待洛反

庶其邾大夫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
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詰治也止吾盜
吾謂國中與之邑謂使食漆闕邱阜牧與

馬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徵驗
也夏書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
可施之於此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
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名此事言此事亦
皆當令可施於此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
亦在此惟帝念功則功成也信由己壹言
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已誠至重地故書
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邱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鉏仕居反還音旋

慶佐崔杼黨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

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而藏焉重繭衣裘鮮

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

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繭古典反衣於既反鮮息淺反瘠在

亦反

叔豫叔時孫弱政教微而貴臣強繭絲衣

瘠瘦也血氣未動言無疾子南公子追舒

也為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

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襄公十九

春秋
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
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
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
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
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
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
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
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

和古樓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

邠豫董叔邠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

向籍偃幾其依反著也豫反邠音丙羆彼皮反

桓子欒厲懷子盈也范鞅怨欒氏以十四

年欒厲彊逐范鞅使奔秦欒祁桓子妻范

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

言亂甚桓主欒厲不怒而以寵報謂宣子

不為厲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同官而專

謂同爲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有死而已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徵謂證其有此下卿謂下軍佐著晉邑在外易逐箕遺等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籍偃上軍司馬

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

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

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夫
 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
 以棄社稷不亦惑乎蘇殛而禹與伊尹放大
 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
 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
 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
 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知音智
 鮒音附

駟人實反暮莫胡反
 蘇古本反殛紀力反

不知譏其受囚而不能去與其死亡若何
 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小雅言君子優游
 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
 鮒晉大夫樂桓子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
 祁因以為氏祁縣今屬太原鮒言無不行
 謂其言皆得行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
 夫不能謂言不能動君詩大雅言德行直

則天下順之覺較然正直不棄其親言叔
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邠奚老謂老去
公族大夫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
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逸書暮謀也
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謀
鮮過有暮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壹
謂以弟故繇殛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
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

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然不以一怨妨
大德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與之乘
共載八見公謂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
私叔向也向亦不告謝之明不爲己

初叔向之母姑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
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
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
仁人聞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

叔虎美而有勇力變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姪丁故反女音汝

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山澤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敝衰壞也龍蛇踰奇怪國多大寵謂六卿專權

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力於

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麇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麇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掠音亮守去聲竄七亂反任音士

掠謂劫掠財物行人王行人也天子陪臣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王之守臣范

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重得罪於郊甸
 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
 布陳也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大
 君謂天王戮餘謂罪戮之餘討氏討姦之
 官布四體言無所隱尤而效之言尤晉逐
 盈而自掠之是效尤候送迎賓客之官也
 輶輶關在緱氏縣東南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卽位三年始來見公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
 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輕也禮政之興也
 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錮音固

錮謂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禮政之興
 言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言政存則身安
 失政不立是以亂為二十五年齊弑光二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襄公 五 旨

十六年衛弑剽傳

釋十樓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知音知行戶郎反蒯苦怪反

知起等四子晉大夫余何獲言不為己用亦子之勇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

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先悉薦反欲與音預枚作板子為干偽反

先二子鳴謂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鬪勝而先鳴為

春秋

卷二十四終

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乃
自以為勇識門版數亦在十八年臣為隸
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食肉寢皮言嘗射
得之

春秋左傳註卷第三十四終

